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上一節課我們進入《太上感應篇》修善進而能得福這一大段的經文。首先第一句是總說，「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」，後面都是這一句的註解。而在「積善」當中，我們科會分「自行」、「化他」，而自行是化他的基礎，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。所以正己之後才能夠化人，是用明明德的功夫去親民。這個是修學很重要的次第，所謂學不躐等。

儒家的兩綱八目，明明德它包含的是格致誠正，親民是修齊治平，所以才叫內聖外王之學，內聖就是格致誠正的功夫，外王是修齊治平。而我們看到格物，格除物欲；致知，致良知。格物是息滅貪瞋痴，致知是勤修戒定慧，是煩惱輕智慧長，就是致知。智慧能增長、能觀照，能不怕念起、只怕覺遲，就能觀照自己的心意，有沒有誠意正心。從佛家講，誠意是真心的本體，所謂至誠心、真誠心。在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它功夫是下在「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，積德累功」，就是儒家強調的慎獨的功夫，誠其意要毋自欺也。正心有自受用、有他受用。我們看到「慈心於物，忠孝友悌」，這個是我們內在最重要的善根，就是慈悲心、孝敬之心。進而他受用，就是我們後面的經文行仁行義。仁義也是我們儒家處世的核心，講道德、說仁義。仁，「正己化人，矜孤恤寡，敬老懷幼」。行義，「昆蟲草木，猶不可傷。宜憫人之凶、樂人之善、濟人之急、救人之危」，這都屬於見義勇為，「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，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」。上一次我們經文一起來深入的是：

【不履邪徑。不欺暗室。】

而一百一十四頁說到，『不履邪徑』這一段第三行，「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，雖一毫邪路，所關甚微，到此斷然不走」，這防微杜漸，這個一毫是重點，不可以輕忽。『不欺暗室』，「從心源上打掃得光光明明，雖屋漏獨知，其機至隱，當此斷然不苟，則顯者可知」。能下這樣的功夫，「然後積德累功」，種種諸善就能一以貫之。所以這兩句教誨非常關鍵。而我們看到接下來這個註解，註解得非常細微，真的都是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，讓我們很能夠自我觀照，就能得受用。比方，我們是造福，為子孫造福，還是為子孫求福？有求之心就增長貪，貪愈增長，就會有很多機巧、強取豪奪，就慢慢發展出來，不擇手段。但是，假如是真正明理的，那他都是依經典去求得天爵、求得庇蔭子孫。再來，名，我們說要愛惜名聲，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」，求的是名符其實。而且君子是非常羞恥自己的名超過自己的實質，他是有羞恥心的，決定不是去求取虛名。接下來又講到，第五行下面講到錢財，「財以養生」，畢竟人生活還是需要財用，但「稍有暴之之心，即邪徑也」，稍稍有好像炫耀錢財的味道，就已經偏邪了。這個不容易，炫耀也是輪迴當中很難不染著的習氣。錢會炫耀，學歷會炫耀，地位會炫耀，凡自己相關的這些身外之物，只要產生跟人較量，那都會生起一種比較，都容易炫耀。

所以這樣的習染我們也要很細微的來觀照，不然就會賣弄，就會容易傲慢。尤其這個時代喜歡競爭、攀比，我們不知不覺這樣的習氣也會增長。甚至於我們求學位的目的是什麼，我們寫論文的目的的是什麼？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寫論文，假如是為了透過這個論文自己能把道理搞明白；然後這篇文章又能啟發人的善根、甚至是他的慧眼，「開彼智慧眼，獲得光明身」，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」，那這篇論文就是在落實《無量壽經》。但是，假如這個好

勝之心、攀比之心沒有去掉，寫論文要跟人較量，要證明一些什麼，就有好勝，可能寫完了身心俱疲。用對了心，身心都得到正能量；用錯了心，自己身心無益，對大眾也不見得有好處。因為心生則種種法生，我們用攀比寫下的文章，裡面可能就會有賣弄學問的味道。所以心要正，所做出來的行為還有言語就正，這傳遞的就是正知正見、正確的示範。

但是，假如我們內心有愛憎、有好勝，不知不覺也是會影響到有緣的人。比方說，長輩脾氣大，不知不覺就影響孩子、晚輩，什麼時候影響可能自己都感覺不到。成德也有觀察，我們在一個單位，跟的主管是溫文儒雅，就是孔子五德他有在效法，溫良恭儉讓，他的下屬不知不覺受這些影響。就好像我們聽師父上人講經，每天聽每天聽，很可能語速都會變慢，它是不知不覺影響。有一些人一開始聽師長講經，說受不了，太慢了，可是他有善根，堅持聽，慢慢就很能接受。自己既然能聽老人家娓娓道來，不疾不徐的說法，他自己的心也不知不覺調整了。所以我們隨時在影響別人，我們到底有沒有給人家好的影響？有這樣的思惟，那是真正有道義。義是應該的，我們應該給別人好的影響，不應該給別人不好的影響。這個利眾的心境很重要，利眾心要強，不然就很容易給自己方便，隨順自己的自私自利去了。所以一定要給人家好影響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而當我們在一個環境當中，領導者比較強勢、比較傲慢，我們在其中不知不覺也強勢、也傲慢。這些成德也都有經歷過，接觸了，後來自己親人、最好的朋友很誠懇的告訴我們，你最近好像跟以前不一樣了。因為他們都是愛護自己，所以就深刻省思，洞察到，真的，我們自己沒有定力，也隨時在受環境（或者是領導者、或者身邊人）的影響。

所以，為什麼我們中華文明很尊重君親師這三個角色？在祠堂

立的牌位是「天地君親師」，顯然這三個角色的影響非常的大。給正面的影響恩德非常大，但是也很容易給負面的影響，因為這三個角色在人的成長、人生路的過程中都是最尊敬的。可是我們現在看，好像現在對這三個角色不夠尊重。當然，人不學，不知道；人不學，不知義，他沒有學過。沒有學過，他這些善根沒有被啟發，甚至是學錯的，就被誤導了。搞得現在變成「要君者無上」，不尊重領導，以下犯上，包含不服從國家規定。現在像疫情這麼嚴重，國家法令一頒布，還有百姓根本不當一回事，不服從，這個都是從小他沒有學得忠孝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一定要尊重政府、尊重國家領導、服從法令。「非聖人者無法」，這個就是對聖人教的東西不只沒有恭敬學習，還在批評毀謗。「非孝者無親」，就是對父母不尊重。這三點是大亂之道也。難怪現在社會家庭那麼亂，《孝經》都把根本原因給我們點出來了。怎麼平息動亂？讓每個人知道孝親、尊師（尊重聖人的教誨）、尊重領導者，心轉境界就轉，這災難才能根本化解掉。那要教，才能明理。我們身為君親師的角色的人也要反思，我們的身教做得夠不夠？會不會因為我們做得不好，造成下屬、兒女、學生本來尊重我們，變成不尊重了？那我們也有責任。所以這個人世間的事情，包含我們自己遇到的境界，我們都要首先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而我們看到這個暴之之心，就是有賣弄錢財了，這些心念我們舉一反三，除了賣弄錢財，有沒有可能賣弄其他的東西？這就有自受用。進而我們自己自知了，自己能夠真正突破這個習氣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，我們也能護念別人調伏這些習氣。

接下來經文講，「故當為一家用財，不當為一家暴財」，這個錢財應該用在一家生計，用在孝養父母、照顧妻兒子女，甚至是用在好好教育他，這個是正確的。當然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怎

麼用財要用對，怎麼積累財富也要正確。不當為一家暴財，就是不應該去奢侈、去彰顯自己有錢。「濟宗黨，廣東修」，救濟鄰里鄉黨，然後能夠廣泛的去聘請到好的有學問的老師，來教導子弟、教導這一方的晚輩，這個可貴；「救荒儉」，救濟災荒，這個儉在這裡是貧窮；「助義舉」，幫助這些道義的事、善舉，因為善事常易敗，我們時時都能隨喜功德、都能成人之美。這個是錢用對了，「此用財也」，不是暴財。而「靡宮苑」，建立裝飾很華麗的宮殿、還有這些庭院，就是居住得很奢靡；還「教歌舞」，還教導家裡的人，甚至於假如是國家領導人他教人民歌舞，歌是這些靡靡之音，舞都是一些豔舞，會讓人心很浮動的這些歌舞；「奢讌會」，就是親戚朋友聚會很奢侈；「聚寶玩」，蒐集很多珍寶古玩。這些都是炫耀錢財了。

最後總結，「用財者，損而盈」，懂得用財的人，眼前看好像他的錢財一直在減損，但是長久來看他是非常豐盈的。舉個例子，范仲淹先生他死的時候，因為他只要領薪水了，統統都布施出去，沒存錢，他去世的時候家裡買不了棺材。而他就是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孫，這個施貧活族，就是濟宗黨、就是救荒儉，包含他還建學校，這都是廣東脩。把這個道義傳給子孫，所以范公後代非常興旺，當世好像沒錢，損，但是他是非常豐盈的，子孫都得到那麼大的福蔭，他得的利益就更不用說了。所以成德記得，好像曾經有人發資料給我，范公是往生極樂世界的。這個成德再找找看，找到再供養給大家。從這裡我們就想到，這些讀書人他們都依照經典在做。而這個用財，《大學》說的「有財此有用」，但你要用對。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」，這個財要用在哪？這一段就告訴我們了，用在幫助人、幫助社會、幫助國家，這個就用在道義之處。所以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來也要符合道義

，用也要符合道義。

「暴財者，滿而絀」，很豐滿，他一下子好像挺有錢的，但是他會快速把福報消掉，就會拮据了。我們看到晉朝這時候很奢侈，有一些人物都在那裡比財物，非常囂張，後來很短的時間家破人亡。

「身為家主」，這另外又談到下一段，修身是齊家的根本，而且我們很可能也是要給一家做模範，「稍有私之之心，即邪徑也」。所以公則為真，私則為假，《了凡四訓》的道理講得非常好。「故當為天下修身，不當為天下私身」，這個就是我們修身，我們很用心的要積累我們的學問，動機在哪裡，因地在哪裡？留名青史的讀書人，他是為天下修身，為了能夠自己有真實的道德學問來修齊治平，能達到平天下的人生價值；不當為天下私身，不是為了自己獲得更高的地位來佔有天下，以謀取自己的私利。所以這個時代很多是選舉，選民就要有這樣的智慧，要看出這個是真正胸懷天下的政治家，還是要在短時間之內搜刮錢財的政客，那我們選的人得要看清楚，不然我們也有因果責任。接下來談到的「省嗜欲」，就慢慢減少自己的嗜好、欲望；「減思慮」，不要去為未來太多的算計、攀求；「戒忿怒」，調伏瞋恨的習氣；「節飲食」，節制飲食、甚至是生活的享用，「此修身也」。「規利害、避勞怨、營窟宅、守妻子，此私身也」。等於是我們處在高位的人，不能都是想著責任不扛、責任不承擔，還逃避，不能任勞任怨，然後有眼前利可圖都衝得很快，然後來搞好自己的房子，甚至是貪污給自己的妻子享用，這個都是私身也。

總結，「修身者，嗇而大」。這個嗇，我們說對自己很吝嗇，就是很節省，但是反而他的德行福報是壯大的。歷史當中聖王大禹，《論語》當中孔子讚歎他，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

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」所以孔子說，沒有什麼話可以批評大禹，就是他做得太好了，他的整個穿著、飲食、居住都是非常的節儉，都是去給祖先盡孝，在朝廷當中做出榜樣，還有把所有省下來的錢能夠去救濟百姓，公共的設施把它搞好，這個是聖王的德行。而且他還三過家門而不入，真的是公而忘私。這都是我們的榜樣，我們走弘法利生的路，就要能夠犧牲奉獻，這樣我們才能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。可能世間的人一聽到犧牲奉獻，他就有點害怕了，好像自己會損失什麼。事實上是我們對宇宙人生認知錯了，一講到犧牲奉獻就怕自己吃虧了，那就是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這一生就會往貪著這個身、貪著這個我所（我的身、我的財產、我的妻兒），就往這個方向在經營了，他就完全跟恢復自性背道而馳，這個是小人冤枉做小人。君子樂得做君子，君子、聖賢，他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這個身不是我，一切眾生是我，一切眾生是我的心變現的，一切眾生都是我的身，這樣是法身，就恢復我們的本來面目。我們理是明白了，佛不會騙我們，我們相信；事要漸修，理有頓悟，事要漸修。下手處在哪？念念為他人著想，這是老法師的妙法。不然，因為我們太執著這個身是我，我貪、我瞋、我痴、我慢容易起來。我們肯依教奉行，念念為他人的時候，這個我慢慢慢淡了，不起作用，這個習氣就慢慢可以調伏下來。反而嗇而大，把自私、自我愈來愈淡，反而自性本有的智慧、德能、福報慢慢現前了。

「私身者，羶而細」，這個羶是我們說羊臊味，因為是有錢人才能享用這些，意思就是他是擺闊十足，泰而驕這種態勢。但是這個細，就是他的財富很快就萎縮了，之後無量的罪業可能等著他去受了。這是我們對於「不履邪徑」的一個反思，都要在這些地方下功夫。

『不欺暗室』，就是沒人看到的地方。我們看具體的例子，一百一十八頁，明朝的董公樸，他在家的時候，剛好遇到從湖北來的使者，是他以前的門生，他的學生，而且他已經把封好的試題就寄給了董公。這個學生也不明理，他等於是不明是非，他覺得這樣好像是回報老師，甚至於更嚴重的是有諂媚、巴結，這都不妥當，以私廢公。其實真正打開這個試題，那罪業也重。假如應考的人成百上千，那我們這個錯誤就欺侮了成百上千人，不能幹這樣的事。董公馬上就把它燒掉了，沒有給兒子看，他是不欺暗室，所以他孩子後來也是考上了。

再來，「明楊尚書翥」，楊翥他是江蘇吳縣人，他作夢剛好在賞遊園林，結果就夢中去摘李子兩顆來吃。醒了之後，自己責備自己，自訟：是我平日義跟利還不夠明白透徹，才會在夢中這麼做。他就自己懲罰自己，幾天不吃飯。這是自我反思、自我鞭策、自我懺悔。「天賜之福，先開其慧」，怎麼開其慧？慚愧、奮發、改過。我們看到楊翥這個行為，就是慚愧、奮發、改過。而這個故事也啟發我們，夢境也可以自我勘驗。俗話常說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所以在夢境也可以勘驗出我們的心理狀態。前面我們已經講到《了凡四訓》裡面，「或夢飛步太虛，或夢幢幡寶蓋」，「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」。假如夢境都是驚恐，那可能就是我們平時擔憂的事太多了，就要趕緊從自己心源隱微處去反觀，然後用道理來調伏這些煩惱，以理折情，理得心就安，這是從理上改、從心上來改。對於我們當生想成就的人也是一個提醒，因為靜中十分，動中一分；動中十分，夢中可能才一分；夢中十分，臨終可能才一分。古人這些較量，都是提醒我們，不可得少為足，不可掉以輕心，真的是要勇猛精進到做得了主為好。

下一段，「昔有八歲沙彌妙顏」，有一個小沙彌妙顏法師，他

才八歲，但是「已足羅漢神通」，他已經獲得六神通，是證阿羅漢的。「飛入王宮」，他有神足通，入了王宮。王后要抱他，妙顏就說：請停止，請往後退，不適宜女子之身來近沙門、接近出家人。王后就說了：「卿幼如吾子。」你的年齡跟我兒子差不多，所以抱著你就像抱自己的小孩一樣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「妙顏答曰：近情喻之，如夫人教」，假如以世間的人情來說、來譬喻，真的就像夫人所說的；但對於修行人來講，你說人之常情，那畢竟是人世間，可是假如是要出世間，那情從微起。其實也不單是出世間，世間的事情，假如不從隱微處、不從細小之處來觀照，來下功夫，是很容易不知不覺偏掉的，到時候控制不住就麻煩了。所以，古代為什麼說男女授受不親？就是在很細微處要慎重，因為「飲食、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。所以為什麼古代女子她穿著都很莊重保守？都是怕這種情欲在細微之處會增長。現在社會我們就看到，孟子這句「男女授受不親」還是有道理。你看現在男女太開放，根本都扭轉不了了。所以禮教重要，禮教一失去，就像黃河潰堤，就很難扭轉。「情從微起，猶一星之火（星星之火），能燒萬里之野；譬涓滴之水，能穿泰山之石」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這個確實是不謹慎，會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立名於一生，失之頃刻之間。為什麼曾子是「啟予足，啟予手」，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？所以不能因為自己的身體讓父母操心，不能因為自己的行為讓父母蒙羞，所以態度就是這麼謹慎。譬涓滴之水，能穿泰山之石，涓滴之水這麼小，但是卻能穿透泰山上的石頭。「事皆由漸」，事情都是漸漸發展起來，「以少致多，以小成大」。

所以有智慧的人他都「遠嫌避疑」，懂得避嫌疑。一來，不要讓人家起心動念來懷疑、來批評；再來，這個也是自己的受用，就是都在很細微之處，都懂得守禮、懂得節制，這就能「消萌杜漸」

，就是防微杜漸；而且也是帶動社會的一個風氣，都是懂得守禮、守分寸。這個時代，假如我們真正守禮、守分寸，很可能還會被人家笑，但這個就是修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我們不這麼幹，不守戒、不守禮，很難道業有成，就會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墮落了。

剛剛我們講到，在這個時代要做出犧牲奉獻，而事實上，為眾生則真正為自己。所以我們看到老人家犧牲奉獻，但是他法喜充滿。怎麼做出犧牲奉獻？真的能持戒、能守禮，真的能忍辱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忍辱講得非常多。為什麼佛陀留下八個很重要的字勸勉我們弟子？因為我們要真做佛弟子，那要為人演說。留給我們的是「以戒為師」，要持戒，我們才能因戒得定、因定開慧，我們才能給世間好的榜樣，少欲知足的身教才做得出來；還有「以苦為師」，就得要修忍辱，什麼都要能忍，什麼都能為佛法、為眾生。裡面有很多好的故事，大家都可以再找時間看，像楊震，我們前面也說到了，他後面就自己兒子、孫子都做到皇帝的老師，這位居三公。最後這個例子還有一個醫生，他因為盡心治病人，又能夠不貪女色，最後果報很殊勝，在夢中神就告訴他：上帝會賜汝錢五萬貫。結果沒多久，東宮太子生病，結果就找到他，果然賜給他的錢完全一樣。這個都讓我們體會感應不可思議。在「存誠」方面，接著經句是：

【積德累功。】

註解說到，「存諸心，曰德」，就是內存於諸心是德。我們常說的八德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，我們的心都不能偏離這八德。用佛家講，真心就是德，比方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這個就是德，我們時時以這五心來存心，就是有德之人。

「見諸事，曰功」，就是我們的行為，一言一行出來了，行見於諸事，這個是功。「由少至多曰積，由卑至高曰累。德不積不崇，功

不累不大」，所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，但是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所以要得到大福，都一定要下長遠的功夫；得到大禍也是因為不知回頭，最後才會遭得禍殃的。而這裡比喻，「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」，這比喻一個人積功累德，他的心境就像農夫，他很勤奮，他會擔心我這個收成會不會不好，他就會很努力。「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」，這汲汲然就是很忙碌，不懈的工作，就像商人他在創業積累財富。所以這兩個，以我們人很熟悉的農夫、商人，來感受他那個積極努力的心態、行為。「今日積一德、明日又積一德，今日累一功、明日又累一功。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，行之只在四年（就夠一千三百善了）；地仙三百善，行之只在一年」。所以天仙，只要不間斷每天行一善，四年就可以了；地仙，一年就可以了。

「第人不能，恐至中廢耳」，這裡點出來，但人不能辦道，最主要是怕半途而廢。人為什麼會半途而廢？「蓋為錮蔽既深，習染難除」，等於是真心被這些分別執著給遮蔽住了，然後習氣染得很深，不容易馬上去除，理智不能勝過欲望。「良心旋發旋止」，良心也提得起來，但是不能保持。「故終無為善之機也」，因為這些境界現前，這些習氣做主，想要真正持續不斷為善的這種機緣，可能就被打斷了。「惟願世之發善願者」，所以談到希望世間所有發善願的人，立誓行善的人，應該怎麼做，才不會出現剛剛這些行為？應該「具一片真信心」，這個一片就是充滿著信心，還有「勇猛心、精進心、堅永心」，這講得好！我們這些心能保持，就沒有不能對治的習氣了，所謂正念現前，邪念污染不上。而這個精進心，我們重實質不重形式，夏蓮居老居士說，以調伏習氣為精進。

接下來提醒我們種種情況，我們都要不被影響，都要能調伏障礙我們行善、障礙我們用良心的習氣。首先提到「勿吝財而中止」，要把這個吝嗇徹底去掉，然後也是我們這個布施要真正做徹底，

假如這個吝還沒有完全去掉，還有捨不得，這要功德圓滿就難。而且不是做一次，也不是做一天，也不是做一年，能持續不斷做。而且真的最後會印證，愈施愈多，所謂信、解、行，最後我們能夠體證。

接下來提得非常完整，其實這一段我們常常讀誦、常常用來觀照，很容易就發覺自己的問題所在。老法師說，發現自己過失，叫開悟，不是壞事；進而改正它，改正自己的過失，叫真修行。我們一定要做個真道人，真修實幹。「勿畏譏而自疑」，不要因為擔心別人譏笑，好像信心不足，不敢做了。「勿狃於便安而不能奮發」，狃是習慣，就習慣於方便、安逸的生活，而不能奮發圖強。「勿牽於私欲而少於剛斷」，不能因為感情用事而沒有下正確的決斷，猶豫不決，就不對了，我們說無欲則剛。真正因為感情私欲誤了公家的事，這罪過可不小。所以夏蓮居老居士提醒我們，勿牽於感情，勿瞻顧得失，就像剛剛畏譏而自疑，怕別人批評，這個就是瞻顧得失，計較人我，都會受影響。「勿聊且塞責而半途自廢」，這個聊且就是姑且，塞責就是敷衍塞責，這樣去做事情鐵定做不長久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做任何事，決定要做了，要對得起自己的初心，甚至是對別人的承諾，這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我們就從真實心中去作，因為仁義禮智都要有信，才能夠真正做到仁義禮智。「勿安於小成而快然自足」，這個就是有小成就就志得意滿了。《曲禮》一開始就提醒我們，「敖不可長，欲不可從，志不可滿」，就不能安於小成而快然自足。「勿妄希高遠而不務實修」，不能好高騖遠。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可能會犯的。

「勿因事大而畏難，勿因善小而忽略」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而且修行就是為了修心，全修在性，在所有不管大小事，任何的一言一行都是為了恢復自性，哪怕是小的事，也是用這一顆心，用對了

，慢慢恢復真心；用錯了，就愈墮愈深。所以對修行人來講沒有大小事，平等去用真心。所以持戒也是一樣，就不能挑什麼小事不做，什麼大事才做。所以我們都要在面對人事物當中，要觀照到這個心不能起大小、不能起高下、不能起分別，這叫善修行。修行最重要的就是，六根接觸六塵，我們能看到自己的分別執著，進而放下它，這就是會修行了。

「勿以事冗而推諉」，冗就是事情很繁雜。我們在繁雜的時候，首先不能急躁，做大事者不可煩，煩必亂。一煩，自己都顧不了自己，怎麼還去能辦事、能服務人？就談不上了。所以人有沒有功夫，往往在事情很多的時候可以勘驗，或者在自己身體不舒服，這些種種境界，也不能放鬆自己的觀照。所以《論語》才說，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這個造次就是事冗這些境界，顛沛那是顛沛流離，也不能忘失了仁愛之心。而事情一多也容易推諉，就推卸責任。所以我們禮敬諸佛，對人、對事、對物都要禮敬。而對事情，這裡教我們不能推諉。可是我們也不能一聽了不能推諉，馬上又偏到「好吧，照單全收」，一下從不及又到太過。我們面對事也要度德量力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。所以，這些教誨你都要用在適當的因緣。因緣，緣就是條件，這個緣具足了，我們不承擔，那就是推諉；緣不具足，我們硬去扛，這叫不知我們自己的斤兩，那變打腫臉充胖子了。所以法不能用錯了，而且也不要過、也不要不及，不要犯了過與不及。比方要度德量力，可是你一度德量力，又不能執著，我覺得我不行了，然後不聽領導的勸、不聽老師的勸。因為領導他是負全責，假如我們學傳統文化了，然後每個人說「要度德量力，我都不行」，那請問這個領導怎麼用人？所以這個法都不能產生執著，一執成病了。

曾經也聽到企業家說，怎麼學佛的比沒學的還難管？聽起來好

像不大合理，事實上重點是，那個學佛有沒有學對，有沒有愈學分別執著愈少？假如沒有善學，那愈學，不進則退，反而分別執著愈多。就是有這些現象，老人家前幾年有一篇很重要的開示，「善學佛法與傳統文化」，就是提醒我們決定不能學了之後偏執了，一執成病。我們懂得度德量力，把我們的情況講給領導了解，但是領導說，你的情況我知道。但是現在他領導要掌控整個因緣全局，他讓我們做，我們還是服從。就像成德之前跟大家提到的，自己也覺得到底是在弘法還是在謗法？自己在過程當中很多習氣伏不住，沒有智慧，下錯決策。把這些錯誤稟報師長，老人家說：「你的情況我知道、我知道，但是你不幹沒人幹了。」那我們聽到，一來，老人家是知道我們的情況；二來，你不幹沒人幹，意思就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幹，那我們就聽話。這一句「服從為負責之本」，也很重要，也講得很正確。每一個人都是要從臣子才能做到領導。假如我們做下屬都不懂得服從，你看這個領導怎麼調度人力？常常還得說服底下的人，他不累死了？我們從一個下屬的態度都建立不起來，我們以後怎麼去負責事情？我們也帶不出人家怎麼去做好一個下屬。所以「知為人子，然後可以為人父；知為人臣，然後可以為人君」。知所以事人，則知所以使人，我們曾經事奉過人，我們才知道怎麼帶別人去事奉人。所以真正要做主管的人，鐵定他做下屬都做得很不錯，他以後才能夠帶下屬，決定不是說拿一個管理碩士就能當好領導。假如心態錯了，拿個碩士變障礙，為什麼？覺得自己學歷高，比人家厲害。面對一些學歷低，可是經驗、歷練很豐富的人，我們也不肯虛心向人家學習，那這個高學歷不變障礙了？

「勿矜惜名節而不救患難」，所以真正能利益人，奮不顧身，不會去考慮這些名利。「勿勉於昭昭而墮於冥冥」，這個就是，很積極的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表現，但是黑暗難見的地方，我們可能

就比較放縱自己了，這個也是要慎獨。當然也要觀照自己的念頭，為什麼勉於昭昭，人看到的時候就很積極拼命？那可能也有好名，要人讚歎。這個專務虛名，我們得要很好的對治才行，不然可能做了一輩子的善，全部落在名利二字上了。

「勿勉於動作而忽於語言」，行動上滿積極的，但是言語不夠謹慎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說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，這口業也是容易疏忽掉。「勿空為美言而實行不副」，就是不要只是說得很好聽，但是自己做不到，這樣名實就不符。《論語》當中講，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這樣的行為是君子覺得羞恥的。而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假如我們警覺性不高，也容易被現前這時代的風氣影響，這個時代也都是很重視才華、重視口才，但是實德能不能相應，有時候就很少人去重視，很少人去自我觀照。曾經成德在公家機關，比方說有一個人負責上去報告，報告都是報告做的事。報告下來，底下的人上去喝采，都是講「說得真好、講得真好」，沒有人說「做得真好」。那很可能我們的努力都用在哪？用在我上台發言能把它講好，那都把功力用在怎麼講好。這就有一個執著點，這個執著點也是有名利心，好名。所以我們隨時做什麼，都是要觀照心，我們是從真實心做出來。我們哪怕是寫一個論文、做一個報告，我們絕不是用得失心、用好勝心、用好名心，不是用這個。

我們不要小看這每一句，一不謹慎，都可能犯剛剛講的這些問題。而且每一個很可能都跟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染是相應的，「一不覺察，難免種種違理情想，瞥爾而生。此想既生，則真心遂受錮蔽」。像我們以後要從事漢學的弘揚，弘揚正法，我們也不能落得是很會講課，那就會把精神都放在推敲言語文字。而老法師給我們指導的是，講學百分之九十是真誠心。假如我們的心思都是用在怎麼把課講好，那用錯了心，可能就愈來愈在乎講得好不好；而不是觀

照，我們所講是不是發自內心想要去利眾、去供養大眾，是不是在講的當中也有慚愧心、也懺悔業障？所以我們也要很警覺到，我們跟五欲六塵是熟悉的，跟經教、跟真心可能是比較陌生的。熟悉的就容易相應，就容易把我們給拉過去了。所以我們容易被才華、容易被這些財色名食睡，就被這些東西給拉過去了，我們不容易被德行給拉過來。我們今天接觸一個人，首先被什麼吸引？這個就勘驗我們什麼是強者先牽，我們沒有洞察到，我們這警覺性也很難高。

「果仁者，人多畏」，反而是有德的人很少人去找他，才華高的人大家羨慕，大家想去跟他學這些口才、能力。所以這個時代，相應之處到底對還是不對，重要！所以為什麼老法師感嘆，這個時代的人聽騙不聽勸、認假不認真？修行急於求成，就會容易跟搞神通的人相應、搞名利的人相應，這一偏就拉不回來了。

「勿持於常而忽於暫」，這個就是我們，比方說這件事情我們長久都是這麼辦；但有特殊狀況，我們懂不懂得權變？常常照慣例辦、照慣例辦，假如是這樣，到時候特殊狀況，我們可能就不能應它的機。所以說事情怎麼辦？看著辦。所以我們東方人是強調靈活的，不是死板的，強調情、理、法，法排在最後。西方法制，就不是對就是錯、不是一就是二。像德國人做事很講原則，但是比較不會變通。我們要學人家的長處，但是也不因為這個長處我們就不再更提升了。不能因為我們懂得了不能死板，之後就偏到不講原則，那又錯了。所以孔子說，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學習四個階段，第一個開始學了，學這些道理。那只是解，道是什麼？去做，這個行。可是做的過程會有境界考驗，立不立得住，三十而立，那個立那就是在任何境界他立得住，會隨順經典，不會隨順自己的習氣。還有再更高是權變，懂得通權達變。所以你看那麼多提醒，代表菩提道上很多考驗，

我們得關關難過關關過。

「勿勤於始而怠於終」，一開始很勇猛，但是慢慢慢慢不能保持，懈怠了，這是三分鐘熱度。其實為什麼會退？去觀照自己的心，很可能是我們的信心不夠，是我們的恆心不夠，甚至有可能是我們的勇猛不夠。所以會懈怠，也不一定每個人的情況是一樣的，都要觀照得到自己的心念，然後對症下法藥。從這些提醒我們也看到，在菩提道上真的是進一退九，進一個退九個，進一步可能要退九步，甚至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出現了。我們很可能進了一步，退九步的危機，比方剛剛講到的，安於小成而快然自足，就麻煩了，他自己覺得挺厲害的，他就卡在那裡了；或者空為美言，他自己講得很好，人家一讚歎，他看起來是進步了，退九步的危險出現了；做著做著，不會變通，執著點出現了，都是危險。

「勿避嫌、勿避怨」，不怕人家閒言閒語，不怕人家誤解、埋怨。「勿因循、勿間斷、勿鹵莽」，就是不要基於意氣用事。「勿圖報、勿務名。凡遇一切善事，皆歡喜行持」，歡喜的去做、去承擔、去面對。「委曲成就而後已」，就是顧全大局，委曲自己去做。尤其這個時代，善事常易敗，要成就一件事不容易，這一件事哪個環節、哪個人出了狀況，事情就做不成。現在難，難在哪？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從胎教、從小學的，根基比較不足，自我意識又比較強，要建立共識不容易。遇到境界能夠立得住，能夠真正按照七個及時去做，這個就很可貴。而假如我們沒有按照七個及時，領導人他掌控不了局面，甚至常常得來收拾殘局、得來滅火。因為我們這些基本的做人做事沒有建立，鐵定會出點小錯，那太多不可控的變數會出現，所以真的是善事常易敗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為什麼說，「惟仁人長者，匡直而輔翼之」？就是這些有人生閱歷的人，他看到一個事不容易成、一個人不容易栽培，他不曾都是在那裡批

評指責，他會去補漏，他會去護念這些發心的人，補他們的不足，然後鼓勵他們、扶持他們。因為一個人也是從不會到會，從不成熟到成熟，都有個過程，我們得有耐性，也得給他時間，也得給他信心、鼓勵。

「方是奉持真種子也」，能夠這樣去做，那是真正奉行儒釋道聖人教誨的真正弟子，金剛種子，不會變心。這是講到積德累功，因為這個積跟累是個關鍵，就是要能夠具一片真信心、勇猛心、精進心、堅永心，然後不被剛剛說的這些習氣所影響，才能夠堅持下去。

這一段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，跟「勸發菩提心文」其中一段也很相應，就是省庵大師說，「惟願大眾，愍我愚誠，憐我苦志。」其實我們讀到這個話，真的感覺祖師大慈大悲，就全力希望拉拔我們出離輪迴，我們不能辜負他們至誠的悲心。「同立此願，同發是心」，勸勉我們一起發四十八願。「未發者今發；已發者增長；已增長者，今令相續」。這個相續就是重點，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，不能斷，得一直積累，不能旋發旋止，這樣就終無為善之機也，所以，為什麼叫有恆為成功之本。

「勿畏難而退怯，勿視易而輕浮」，這個剛剛《彙編》當中其實都有提到。而這些經文就讓我們想到自受用、他受用，我們時時拿這些經文來觀照自己，就能自知、就能自助、就能自救；有了這個基礎，才能知人、才能助人、才能救人。所以叫欲知人者先自知，欲助人者先自助，欲救人者先自救。這個基礎很重要，我們不能突破這些習氣，怎麼去幫別人突破？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那就無有是處。勿視易而輕浮，這個就是不能有慢心，不能看得太容易，掉以輕心了。

「勿欲速而不久長」，剛剛這個是不能好高騖遠而不務實修，

而這個欲速也是我們很常會現前的習氣，也是貪。孔子說，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所以不能激動，這個欲速有時候是急於求成，有時候是激動。孟子說，「其進銳者」，進得很快、很猛，「其退速」。為什麼進很快反而退得也很快？因為他進的時候是用激動，不是用的理智。一時激動，沒有效果，他很容易就灰心了，因為是情緒在起作用，不是願力、不是理智。「勿懈怠而無勇猛」，所以要勇猛精進度一切眾生出生死海，要有這種願力，這是《華嚴經》上的教導。「勿委靡而不振起」，不能一蹶不振、自甘墮落，因為自救者天救，自助者天助，自棄者天棄。自己放棄自己，這個天就是自然感召的依報，所以天人合一，這個天它指你所有的依報，都隨著人心的正報在轉。所以下決心我這一生要出輪迴了，這個叫自救者；這一念感得諸佛菩薩、龍天護法加持，這個就是天救。所以歷史上有一句話說「扶不起的阿斗」，這個也是在提醒我們人生過程，要以這個歷史事件為戒。阿斗是接受了諸葛孔明一代賢相這麼好的助緣，最後還是沒辦法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。這個主要還是我們自己沒有自重自愛，別人幫不上忙，佛菩薩、孔子來教也很難。為什麼？萬法因緣生，再好的聖賢人也是助緣，沒有因，再好的緣幫不上忙、使不上力。所以佛菩薩是真的同體大悲，可是也唯有我們受教，他們才加持幫忙得上，所以決定不能委靡不振起。「勿因循而更期待」，不能因循苟且還僥幸期待好的結果。

「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」，其實這個都是自我放棄。我們要相信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不能再對自己沒信心，哪怕現在是愚鈍，那也是因為有業障，只要我們肯下決心、肯依教奉行，這個業障也是虛妄的，很快就能夠扭轉。像《中庸》講的，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

所以《中庸》已經給我們信心了，只要這麼用功，本有的智慧德能慢慢就能夠顯露出來。所以聖賢佛菩薩在給我們表法，傳孔子之道的是曾子，《論語》裡面說曾子是魯，是比較鈍，只要肯老實聽話，業障再重不怕。

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」。其實這裡這麼多句都在呼應，還是要自重自愛，不能自己懷疑自己、自己否定自己。信為道元功德母，我們就能增長一切諸善法，還有增長我們的善根。「譬諸種樹，種久則根淺而日深；又如磨刀，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」，這都是祖師很善巧，用譬喻讓我們增長信心。「豈可因淺勿種，任其自枯？因鈍弗磨，置之無用？」進一步還提醒我們，「又若以修行為苦，則不知懈怠尤苦」。我們得真幹，為什麼？「修行則勤勞暫時，安樂永劫」。咬緊牙關，就勤勞暫時，勇猛精進這幾十年。勇猛精進，咬緊牙關修忍辱，此生證無量壽，就安樂永劫了。所以師父這些法語，都給我們建立非常正確的心態。我們面對事為什麼會被轉？心態不對。所以老法師說咬緊牙關，此生證無量壽，那我們就堅定信念，忍也是忍這一段、這幾十年，但是可以獲得無量光壽，值！給我們做好心理建設。

像省庵大師也在給我們正確的引導，讓我們有正確的觀念。不要說修行苦；懈怠更苦，因為「懈怠則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」，那個苦就沒有盡頭了。進一步勉勵我們，「況乎以淨土為舟航，則何愁退轉？」淨土是個大法船，一個大的法船，再大的石頭，只要肯上去，它也不會沉到水裡去，它把我們的業力都承載起來了。所以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，萬修萬人去，讓我們可以橫出三界，這個大法船一定要珍惜。所以何愁退轉？因為「萬德洪名，能滅眾罪。果能一向專念，自然垢障消除，不但道心純熟，且可福慧增長」，就不用愁退轉。「又得無生為忍力，則何慮艱難？」我們這個法門也

是巧入無生，非常殊勝，所以它是易行道，比其他八萬四千法門都容易。它是穩，穩當；普，三根普被；然後容易，就是持名隨時都可以持，也不用外在什麼條件；而且它妙，巧入無生，這一句佛號字字句句念清楚，妄念不進來，應無所住，但每一句又句句分明，而生其心，就巧入無生。「當知地獄罪人，尚發菩提於往劫；豈可人倫佛子，不立大願於今生？」期勉我們要發大菩提心。「無始昏迷，往者既不可諫」，我們無始劫的輪迴都已經過去了，也不要懊惱、也不要追憶了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；「而今覺悟，將來猶尚可追」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我們是「此義理再生之身也」。

我們看一百二十三頁，有一個事例，「宋鎮江太守葛繁」，他「每日行數善事，四十年不廢」，這是積德累功很好的榜樣。人家問他、請教他，他說也沒有什麼其他，就是只有每天堅持做一、兩件利益人的事。說著，他就指著座位之間腳踏的說：「如此物置之不正，則蹙人足」，那個東西假如沒有擺正，有可能走的人會碰到、碰傷，那我把它擺正，這只有一個舉手之勞，不難；人渴了，我給他一杯水，都是利人的事，從宰相到乞丐，沒有人不能做。更重要的是能夠「行之悠久」，可以長久的做。他自己做到了，他四十年都沒有廢，那就會得大的利益了。比方說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看完，積德累功我們一起探討完，今天就是個好日子，我們就從今天起，就讓每天行善不間斷，就會做成習慣。一舉手一投足，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，那就真的是義理再生之身。

後面還舉了很多我們很熟悉的歷史人物，他們確實都做得非常好，他們也都是我們要積德累功的好榜樣。有竇燕山的例子，宋朝名相韓琦，還有最後還引了《了凡四訓·積善篇》非常多榜樣，大家都可以花時間好好向他們學習。體會到他哪個優點，就期許自己

去做，這樣古人的精神、他的優點，就跟我們的身心融成一體了。這也是天人合一，這也是古道照顏色，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。《了凡四訓》後面，我們一講到積德累功、積德行善，也得把善判斷清楚，有真有假、有端有曲、有是有非、有大有小、有半有滿、有陰有陽、有難有易，皆當細辨。行善而不窮理，不搞清楚、不判斷清楚，「自謂行持」，自己覺得自己修得不錯，「豈知造孽！」那就沒有益處了。所以最後《了凡四訓》的這個「積善篇」對我們也非常重要，我們要解了，解清楚什麼才是正確的善，我們才能真正行出真善、真功德，感得真殊勝的果報，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」。

這一節課就跟大家共勉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